



一个女人的遭遇

〔印度〕米尔札·鲁斯瓦 著



印度文学丛书

一个女人的遭遇

〔印度〕米尔札·鲁斯瓦 著

余菲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一个女人的遭遇

Yi ge nǚ ren de zāo yù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3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4}$ 插页 2

1987年4月北京第1版 1987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1,000

书号 10019·4116

定价 1.55 元

记忆中的往事无比风流，

提起它却令人不堪回首。

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朋友，住在德里附近的穆希·艾赫默德·侯赛因先生，到勒克瑙来旅行，在赛义德·侯赛因城门附近的岔路口上，租了一间房子。晚上，朋友们常在这里聚会消夜，日子过得惬意舒畅。穆希对诗歌很有鉴赏力。有时，他自己也即兴赋诗，诗写得相当不错。不过，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欣赏别人赋诗。因此，他那里常常是吟诵之声不绝于耳。在和穆希先生只有一墙之隔的另一所住宅里，有一位歌妓。她的生活和一般妓女迥然不同。人们既看不见她坐在门前招徕路人，也看不见有什么人与她来往。她的房门日夜都垂挂着帘子，朝街的大门总是紧闭着。另外还有一扇门通往小巷。她的仆人就由这里进出。要不是夜里时常传出歌声，谁都不会知道这里还有人住着。我们经常聚会的房子里面有一扇窗，窗子里面常常挂着窗帘。

一天，和往常一样，朋友们又聚在一起了。有人正在吟咏抒情诗，大家听了，都啧啧赞叹。这时，我也赋了一首诗。突然，从小窗户那边传来了喝彩声。我停了下来，朋友们也都朝那边望去。穆希·艾赫默德·侯赛因大声说：“朋友，不要躲着叫好！如果您也爱好吟诗，就请来参加我们的诗会吧。”可是，他的邀请没

2017/5/4
有得到回答。于是我继续朗诵诗，朋友们谁也不再去想刚才发生的事了。过了不一会儿，进来了一个使女，她先向大家施了礼，然后问道：“哪位是米尔扎·鲁斯瓦先生？”朋友们把我指给她。使女对我说：

“我家太太请您去一趟。”

我问她：“你家太太是哪一位？”

她忙回答说：“太太吩咐过，不让说出她的名字。您有什么话要我回去传达吗？”

跟不跟她去呢？我有点犹豫不决。这时，朋友们在一旁打趣，和我开玩笑。

“去吧，老兄！为什么不去呢？肯定是以前的老相识，才会这样来叫你。”

我暗自思忖，是谁这样不拘礼节呢！正当这时，使女又说话了：

“老爷，太太和您很熟识，所以才派我来请您。”

我不得不随她去了。可是到那里一看，啊哈，原来是她，乌姆拉奥·江^①。

一见到我，乌姆拉奥·江便说：“哎呀！米尔扎先生，您早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我怎么知道您在这里隐居呢！”我回答说。

“我可是经常听到您的声音，只是我没有勇气请您过来就是了。今天，是您的诗打动了，使我情不自禁地喝起彩来。方才，那边不知哪位先生说了声‘请来参加我们的诗会吧！’这真叫我难为情。我倒想不再作声了。可心不由己啊。后来，想到

^① 江，音译，意即姐，大姐，女士，先生。是对女子或男子尊敬而又亲昵的称谓。

我们过去是老相识，就冒昧地打搅您了。请您别见怪。噢，刚才的那首诗您再吟诵一遍给我听听吧！”她这样恳切要求着。

我回答说：“我不会见怪的。可我也不想吟诗，要是您有兴趣，不妨到那边去坐坐。”

乌姆拉奥·江有些犹豫。“到那边去，我倒没什么不愿意的，我只担心如此冒昧，主人或者哪位先生会不高兴呢！”

我说：“您想得倒是很周到。不过，象这样的场合，您去了谁会说什么呢？大家无拘无束的，有您参加一定还会增添雅兴呢！”

乌姆拉奥·江仍有些踌躇。“不过，但愿不要过于随便才好。”

我回答说：“不会的，除了我，那边谁也不会对您不拘礼节的。”

乌姆拉奥·江同意了。“那么，我明天去吧。”

“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呢！”我不解地问。

乌姆拉奥·江说：“您没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吗？”

“又不是赴什么堂会，不过随便聚聚，走吧，一起走吧！”我极力动员她。

乌姆拉奥·江终于不再推辞了。“哎，米尔扎！真拿您没办法！那好，您先请，我随后就到。”

我起身走了。一会儿工夫，乌姆拉奥·江略加梳洗，换过衣服，也来到了。

我把她能歌善赋的才华，三言两语向朋友们做了介绍，屋子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待乌姆拉奥·江坐定后，大家纷纷赋诗，她也跟着吟诵。总之，这次聚会充满雅兴。

从那天起，乌姆拉奥·江傍晚经常到这里来坐上一两个小时。

时，有时是举行诗会，有时是乌姆拉奥·江唱歌。朋友们对这样的聚会感到兴味无穷。

这里，我记述了一次诗会的情况。那天，我们既不规定诗韵，也没有邀请很多人参加，仅仅是几个挚友的随便聚会。会上，每人各自吟诵自己的新作。

诗 会

一生漂泊历尽沧桑沉浮，
满怀酸楚阿达^①向谁倾吐。

米尔扎·鲁斯瓦不禁赞道：“妙极了！乌姆拉奥·江女士，这两句诗倒是您生活的写照，可是你为什么不把整首诗念给我们听呢？”

“献丑了。米尔扎先生，我向您起誓，我只记得这首诗的开头两句，而且也想不起它是什么时候写的了。光凭脑子能记得多久呢？我那本不象样的诗集早已经丢失了。”乌姆拉奥·江不无遗憾地说。

刚进来的穆希先生忙问：“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是什么？我没有听见。”

鲁斯瓦解释道：“您一直在招待客人，进进出出的，怎么能听到呢？”

的确，穆希先生精心地安排了这次聚会。正值盛夏酷暑，还不到傍晚，他就在凉台上洒了水，以便晚上地面凉爽一些。现在，

^① 乌姆拉奥·江的笔名。

凉台上已经铺上地毯，地毯上面还罩着洁白的罩单。崭新的长颈陶制水罐都灌满了掺有凯沃拉花香精的凉水，成排地放在平台四周的高台上。每个水罐上面，都扣着陶制水杯。冰块放在另一处。一个个纸盒里都摆了七八个用红布裹着加了凯沃拉花香精的槟榔包，盒盖上则放着一些散发着诱人香气、可以咀嚼的烟丝。弯弯的水烟壶柄上，吊挂着一串串鲜嫩水灵的小花环。皓月当空，因此无须点燃灯火，只点了一盏白色莲花灯便于出进。快八点钟时，米尔先生、阿迦先生、汗先生、谢赫先生、潘迪特先生等，所有朋友都汇齐了。先是每个人吃了一碗冰镇甜奶羹，尔后诗会就开始了。

穆希先生开始发言：“那么，现在就请您来主持吧，我只想洗耳恭听。”

鲁斯瓦谦让说：“我可不敢当，这头痛的事我可胜任不了。”

穆希先生不再谦让了。“也好。可是那开头两句是什么来着？”

乌姆拉奥·江自告奋勇，说：“还是让我来吧：

迈进天房将尘世遗忘，
是真主恩光拯救信仰。”

“好极了。”穆希先生带头叫好。

汗先生接着说：“诗的头两行开得妙，不过‘遗忘’一词作何解呢？”

乌姆拉奥·江不在意地说：“噫，汗先生，有什么解不解的！我不过是随便诌诌闺阁抒情诗而已。”

汗先生接着评论道：“闺阁抒情诗是满有味道的。‘真主恩光’出自您之口，看来是得体的。”

鲁斯瓦打断了他的话，说：“算了，算了，您又开始寻根究底了。还是听诗吧。我说，汗先生，要是大家都象您那样认真，势必会冲淡诗会的雅兴的。这就叫‘花香各异，诗境有奇’么！”

汗先生微微蹙了蹙眉，回答道：“好吧！”

鲁斯瓦转向乌姆拉奥说：“乌姆拉奥·江，再吟几行吧！”

乌姆拉奥·江同意了。“让我想想，想起来就再咏几首。”她停顿了一会儿，开口了：

“长夜难眠啊，独守此空房，
望穿秋水啊，黎明的曙光。”

众人异口同声地喊道：“精彩！妙极了！”

乌姆拉奥·江忙向大家致谢，接着说：“请大家品评这一联：

满腔的哀怨倒海翻江，
却不曾有半句到他耳旁。”

鲁斯瓦赞美道：“这一联诗也作得极好！”

众人也纷纷赞扬了一番。乌姆拉奥·江又谦让了一回，说：“大家过奖了。谢谢诸位！”

求乞的人来到你家小巷，
既不讨金钱也不讨米粮。”

众人又品评和赞叹了一番。乌姆拉奥·江向大家道了谢，

“爱情乃是人生的伴侣，
孤寂的生活实不可思议。”

鲁斯瓦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太好了！汗先生，您对这一

联诗有何见教？”

汗先生点点头，说：“好极了！千真万确，这联诗作得不错。”

乌姆拉奥·江客气地说：“多谢诸位褒奖。我其实是盛名难副。

心上的人背影已消逝，
希冀的目光仍在凝视。”

汗先生赞道：“这一联诗也作得很好。”

潘迪特先生也插话说：“确是别具一格。”乌姆拉奥·江谢过大家后，又接下去：

“寄托心愿即使已全然无望，
心中也不曾荡起一丝涟漪。”

汗先生赞叹说：“诵得好，波斯诗歌的韵味还很足呢！”

穆希先生也赞美说：“不管采用哪一种风格，内容反正很好。”

乌姆拉奥·江向众人致意。“谢谢大家。

爱神将我猎获，
我却不想逃避。”

众人又齐声喝了彩。乌姆拉奥·江谢过大家后，又接下去吟诵：

“他那目光四顾张望，
为何不投向我这方？”

汗先生点头道：“对，是这么回事！这联诗作得妙。”

乌姆拉奥·江向大家说：“请听尾联：

啊，阿达，恋人没有共同的心思，
这种说法我决不能同意。”

汗先生说道：“这真是绝妙的尾联！您是在叙述个人的经历。可在别人看来却会与此相反。”

乌姆拉奥·江分辩说：“说它是我个人的经历也罢，别的什么也罢，但我到底是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了。”

鲁斯瓦还想欣赏一番，转向乌姆拉奥·江说：“请您再把这首诗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好吗？”

乌姆拉奥·江再一次朗诵了这首诗。

鲁斯瓦说话了：“我倒认为这首诗是双关的，说明了一件事的两个方面。”

汗先生同意了。“的确如此。米尔扎先生一下就把问题点透了。”

众人纷纷表示意见：“这首诗从头至尾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阿迦先生说：“用字和韵律也是经过推敲的。”

潘迪特先生也赞道：“这真是绝妙的好诗！”

乌姆拉奥·江站起身来，向大家一一致谢。

穆希先生转向汗先生说：“现在该您吟咏几首了。”

汗先生连忙推辞说：“诸位，请原谅，我可一首也想不出来。”

鲁斯瓦也请求道：“随便吟一首吆！”

于是，汗先生朗诵了一个首联和两个联句：

“没有葡萄美酒令人遗憾，

犹如月半不见月圆。”

鲁斯瓦称赞道：“多么巧妙的比喻！说的是十四的圆月夜呀！”

汗先生道了谢，又接下去吟诵：

“诗词的妙语绝句人们会交口称赞，
鲜为人知的却是它的深奥的内涵。”

鲁斯瓦又赞道：“极好！极妙！”

汗先生继续吟诵：

“往昔诗情澎湃，妙语万千，
今日却难以抒发心愿。”

鲁斯瓦又加以赞扬：“真是妙不可言！”

汗先生谦让地说：“过誉了。”

这时有一位先生驾到，仆从还替他提着一盏风灯。

汗先生奇怪地问道：“这是哪位先生，明月之夜还掌着风灯？”

来客向大家招呼道：“诸位，是我。不揣冒昧，请别见怪。”

汗先生高兴得叫了起来：“啊哈，是王公先生驾到，有失远迎。”

见是王公驾到，众人都起来问好，然后请王公先生诵诗。

王公先生推辞着，说：“我只是想听各位先生的诗才来的，我可实在想不起有什么诗句。”

谢赫先生坚持道：“您一定得吟一首。”

王公先生不再推托了。“好吧，想起多少就咏多少吧！”

多情人的音容潜入心间，
那一颦一笑都使我茫然。”

众人都喝彩说：“好，太美了，多么奇绝的诗句啊！”

王公先生向众人频频躬身致谢，说：“请听下面的联句：

有人拜鬼魂，有人奉神仙，
世人总要寻求自己心中的真主。”

众人又称赞道：“妙极了！”

王公先生向大家致谢。之后，就没有再作声了。

鲁斯瓦要求道：“请再咏一首吧！”

王公先生有点不好意思，说：“实在抱歉，真是记不起来了。”

穆希先生说：“潘迪特先生，现在该请您来吟诵了。”

潘迪特先生点头说：“尊敬不如从命，我就咏几句吧！

幽会时提起情敌仍喋喋不休，
那醉人的秋波无疑是给我的毒酒。”

大家称赞了一番。潘迪特先生接着说：

“隐士啊，幸亏你们只在心中祈祷，
否则天房里全是乞怜呼唤拜佛声。”

王公先生评论道：“我可不敢这样说，不过，诗是好诗。”

潘迪特先生辩解说：“不论能不能这样说，反正这是事实。请再听一联：

布道人本只该对情人躬身垂首，

为什么却又在他的脚下低头。”

众人不禁喝起彩来。潘迪特先生接下去说：

“赞青丝秀发几间书屋装不够，
根根缕缕都浸透着几多忧愁。”

鲁斯瓦赞道：“真是地道的勒克瑙风格^①。”

潘迪特先生回了一句：“可您从来也不是德里人呀！”

鲁斯瓦笑着说：“好吧，还是请接着朗诵吧，我只不过随便说一句。”

潘迪特先生接着朗诵：

“这颗心犹如园中小径旁绽开的玫瑰花，
失望和悲伤有如荆棘无时不在刺痛它。”

王公先生赞叹说：“瞧，多美的诗句啊！”

汗先生也夸了一句：“用字也很庄重。”

潘迪特先生说：“请对尾联多加指正。”

造物主无时不在你的身旁，
马赫姆尔，你何时报答他的恩光。”

汗先生煞有介事地说：“圣明的真主啊，正如波斯谚语说的，只有在呼吸自由、心情舒畅的时候才有真正的享受。”

鲁斯瓦打趣说：“汗先生，您的称赞使我无法再吟咏下去

① 勒克瑙诗派讲究典雅、潇洒、词藻华丽，过于雕琢，重情欲、轻忠贞爱情，思想内容显得平庸肤浅，意境也不深。

了。”

众人也跟着称赞起来：“圣明的真主啊，多么绝妙的诗啊！”

潘迪特先生微笑着说：“哎呀，大家如此抬举、鼓励，谢谢各位的好意。”

穆希先生转向谢赫说：“谢赫先生，请您也露一手吧！”

谢赫先生微微一笑，说：“我实在什么也背不出来。”

汗先生忍不住说：“背不出？您口袋里准揣着七十行的抒情诗呢！”

谢赫先生忙分辩说：“喔，这可是没有的事。我只准备了四联诗。”

鲁斯瓦高兴起来，说：“那为什么还不快点朗诵出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呀？”

谢赫先生答应道：“好，我献丑了。”

说话要使人无懈可击，

做事要让人无可非议。”

众人赞扬了一番。谢赫先生向大家道谢后，接着又朗诵：

“象优素福^①那样被人满街拍卖，

无人问津那该有多么羞耻。”

鲁斯瓦点头说：“真幽默！”

谢赫先生谢过后，又接下去：

① 《古兰经》故事人物。幼年时曾梦见十一颗星和日月向他跪拜，擅长圆梦。

：请兄长妒其为其父所宠爱，设计将他丢弃井中。经过路队商救出，卖至埃及。
详见《古兰经》第十二章。

“不为美人青睐所动的人心地纯正，
少为买者知晓的货物价值连城。”

汗先生赞叹道：“太好了！真是绝句。”

谢赫先生道了谢。继续朗诵：

“假若你手中没有利剑，
我怎能相信你誓杀情人。”

这时进来一个人，他递给穆希·艾赫默德·侯赛因先生一封信。

穆希先生读完信后，说：“瞧，米尔扎先生不能来参加了，送来了一首新作的抒情诗。”

我问来人米尔扎先生在家干什么。来人见问，微微一笑，说道：

“回禀老爷，我家主人傍晚时分从西根德尔公园带回来很多盆英国观赏树，现在正在花园里水池边的假山上栽种呢，花匠正跟在后边浇水。”

鲁斯瓦恍然大悟，说：“这就难怪了，这么一来他得忙一阵子了，哪还有空来参加诗会呀。”

穆希先生惋惜地说：“唉，他不来，我们这个聚会就少了几分兴致。好吧，快把他的抒情诗念念吧！”

鲁斯瓦有点耐不住性子，说：“您不打算让我朗诵点什么吗？”

穆希先生连忙说：“哪里，我记着呢！那好，您先朗诵您的诗吧。”

鲁斯瓦也不谦让：

“莫问我怎样打发生命的旅程，
那负心人的离去令我痛不欲生。
有人对她说，窃走一颗心无须轻易忏悔，
即使当面辱骂情敌转眼间即可否认。
此刻我饮泣强作笑脸，
那滋味犹如伤口上撒盐。
很多人把情人的心窃走又抛弃，
欺骗热吻过的人是多么可耻。
有人在别离中呼唤着她的名字死去，
总有一天她会为自己的坏名声战栗。
秀发蓬乱了还可以梳理，
难以抚平的却是为命运扭曲的心灵。
那青丝理清了又乱，乱了还可理清，
可她却时时为理不好青丝打碎梳头镜。
斜披着胸巾她傲姿丰腴，
她的俊美令我不忍轻生。
行为不轨还宣称自己贞洁，
试问殉情者到底为何丧命？”

鲁斯瓦的每一行诗都得到大家的赞赏。他向大家鞠躬致意。接着他又朗诵了米尔扎先生送来的抒情诗：

“昨夜晚她忽然不知去向，
世界在我眼前昏暗无光。
我对你丧失了一切希望，
仿佛这生命已临近死亡。
如果理智压不倒狂想，